故宮週刊

易培基題　易培基

宋夏圭長江萬里圖卷之又一段　（小傳詳前）

清代外交史料拾遺（續）

（一）道光朝及其交涉史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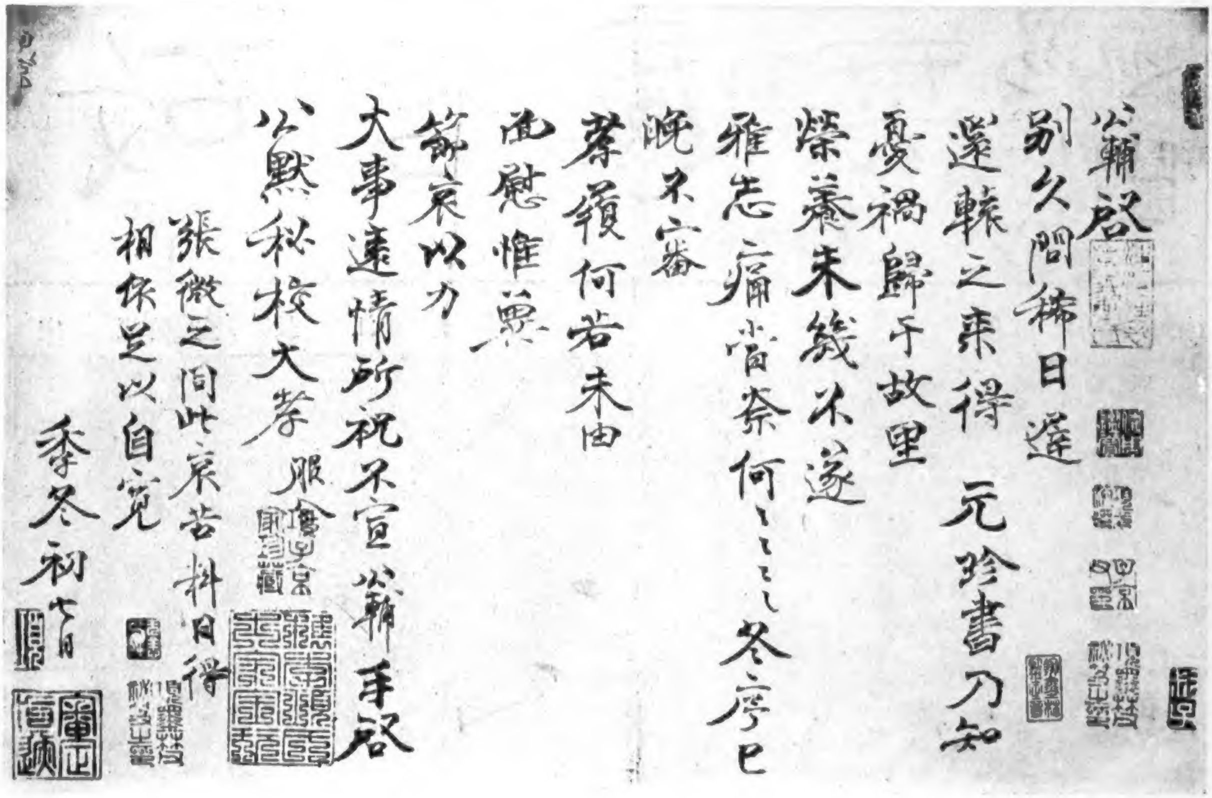
魏元烺奏驅逐夷船之副將沈鎭邦等開復頂帶由

兼署閩浙總督福建巡撫臣魏元烺跪奏爲夷船即經驅逐遠颺、參摘頂之副將都司等、請旨給還頂戴、以示激勸事、竊本年三月十九日有嘆咭唎國夷船一隻、在閩省大練洋面向漁船用米換魚、幷給予書本、當經海壇鎭驅逐夷船遠行、拏獲船戶楊妹妹等六名、起繳夷書前來、行司提名審辦、夷船續因遭風漂泊五虎洋面、損壞桅索、欲求就地銷售貨物、臣以閩省向來不准外夷貿易、卽經委員協同閩安將弁押令開駕、一面會同水師提督臣陳化成、於四月初二日專摺參奏、請將不能先時預防之該管閩安協副將沈鎭邦、署閩安左營都司陳顯生、一併摘去頂帶、勒令赶緊驅逐、幷將起獲夷書、咨請軍機處恭呈御覽、現據該將弁等稟報前因夷船桅索損壞、不能駕駛、現經防速修整不敢瀆請銷貨、已與委員護鹽法道福州府桂芬等、於四月初七日押令開行、因外洋風色不順、不能速去、該將弁等率同舟師示以聲威尾追驅逐、該夷船於十八日由東北外洋遠颺無蹤、並據委員稟覆無異、臣以夷性狡猾、去來靡定、分檄各帮舟師、一體常川防堵、先因查閱夷書紙片字畫、似係內地式樣、恐有奸民爲之翻刻、（硃批　何以之有・直係內地手筆・無非上下朦混規避而已・）委員前往沿海一帶、密爲查訪、並無各種夷書名目、亦無另有收受夷書之人、隨飭藩臬兩司督同福州府提訊漁戶楊妹妹等、供明出海採捕、隨潮漂至大船邊船內之人、言語不通、用米數升兌換鮮魚、當時並不知是夷船所給書本、伊等目不識丁、亦不知是何書、（硃批　既皆目不識丁・爲何送給書本・此皆辦事不實之處・）即據兵船拏獲、並無勾引接濟情事、（硃批　應添圖利二字・要緊在此・必應究實・）其楊一蘭、楊桐茂、楊一五三人、年僅十四五歲、至楊妹妹以魚易米、雖不知係夷船、惟給予書本、不卽毀棄、楊妹妹、楊猴猴、楊一梅三名、應各照不應重律杖八十、楊一蘭等年幼無知、各免置議、除飭司遞籍折責發落外、查該夷船以西洋不經之書、給予漁船、本屬謬妄、所刊被尊人欺凌畧說、亦難憑信、

（接閱第二版）

書無多購者從速其咸豐朝之第一批書本月亦可出版特此通告
交則常如件奉寄不誤品目價格函索即寄
全部四冊價十元
在神武門發售處發售

宋錢公輔書（宋人法書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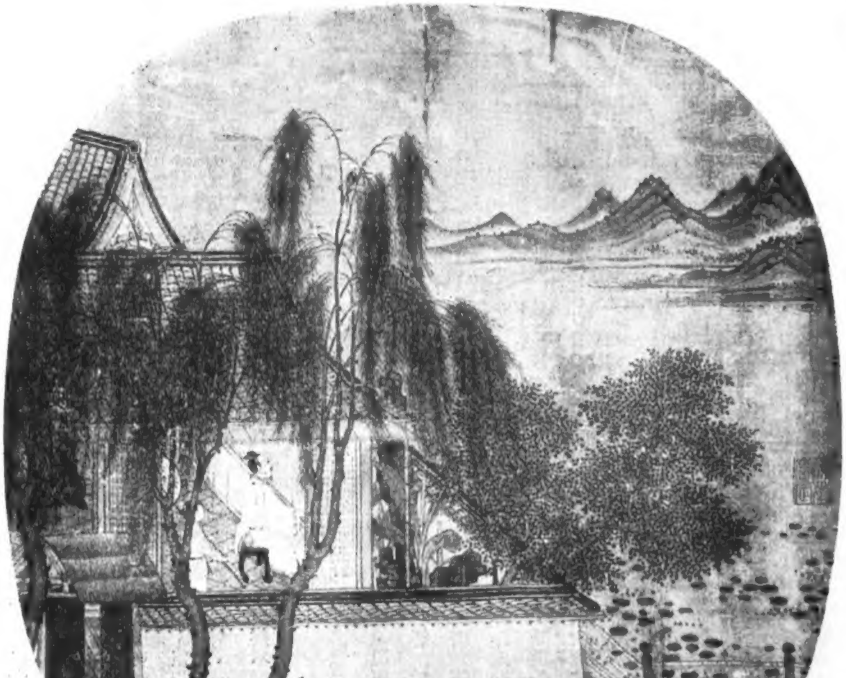


惟係外夷之人、業已遠颺、各免深究、至副將沈鎮邦等當夷船因風漂泊之時、該將弁先在別洋巡緝、尚非有心玩忽、臣前因事涉外夷、不得不從嚴參辦、其被參之後、即經示威尾追、驅逐遠颺、尙知奮勉、該將弁諳練水務、平日巡洋緝捕、頗爲勤幹、仰懇聖恩俯准將閩安協副將沈鎮邦、署閩安左營都司陳兆生、原品頂戴、一併給還、不特該員等益加感奮、即合省員弁亦各知所激勵、合將夷船遠颺懇恩給還各頂戴緣由、謹會同水師提督臣陳化成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道光十二年六月初一日奉硃批欽此、

四月二十九日

（未完）

宋元無款紈扇之一



錢公輔、宋武進人、字君倚、第進士、爲集賢校理進知制誥、英宗即位、陳治平十議、王疇擢副樞密、公輔不肯草制、坐謫、神宗立拜天章閣待制、以忤王安石出知江寧府、徙揚州、改提舉崇禧觀、卒、

（本市）每期五分　十期五角　三十期一

本院圖書館出版物

本院文獻館出版物品

故宮交泰殿所藏御用寶璽二十五方乾隆時編爲

以上九折　六十期以上八折
李孝美墨譜附潘膺祉墨評　每部二冊　價二元五角
定價　粉紙每冊六角　毛邊紙每冊五角
定價　影印本每冊一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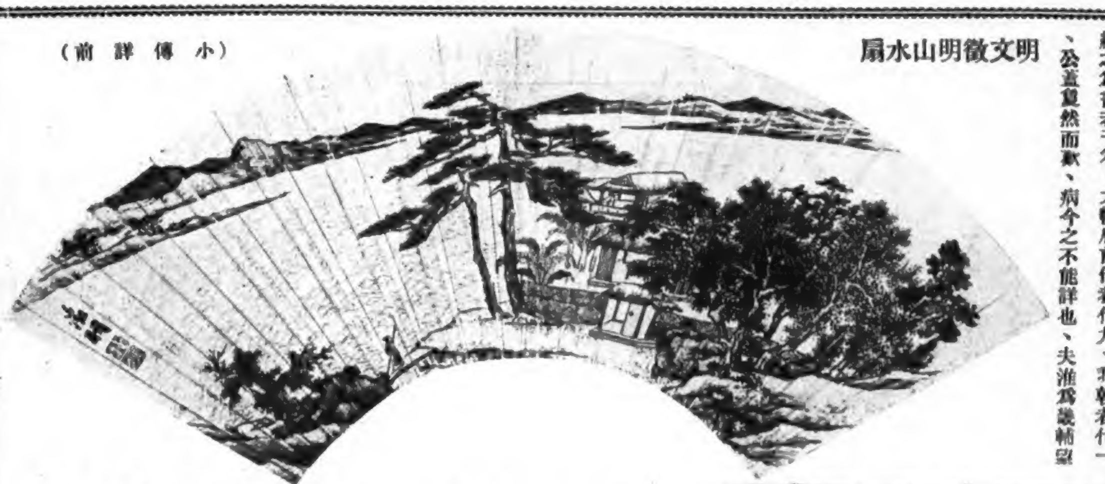
射陽先生存稿選（續）

淮郡文獻志後序

照臺大老志郡之文獻既成、獻若干人、文若干首、總之爲書若干卷、大較居前代者什九、我朝者什一、公蓋莧然而歎、病今之不能詳也、夫淮爲畿輔望郡、習服隆化、名英踵生、敦肓樹德、翼登古稱哉、顧茲乃僅僅然、是載筆者之責也、公爲斯懼、因搜逸考異、奮然而爲之、以紓數十年之舊闕積志、蓋胥牘於府、束於庠、獨論鄉之遠近、顧弘德以前無告也、是世家者之責也、嗟乎、國史既沒、郡乘吏舛、人文會萃、未之萌芽、使公以無稽焉而廢、無告焉而廢、則井是什一者將紛歸之泯如、又何以對古開來、博大昭明若斯也哉、嗟乎、自有宇宙、即有此邦、幾世知人、凡庸眼所熱、庸情所營者、煙霞盡矣、而一登是志天壤俱存也、是故患非其人耳、誠而人矣、當必有從公後者、執簡焉侯之、又何慮於泯乎、方志之未志也、以無志爲懼、志矣、還以不登是志爲媿、賤子夙承公教、今又與聞公論、竊知公心者也、書於末、用敢爲公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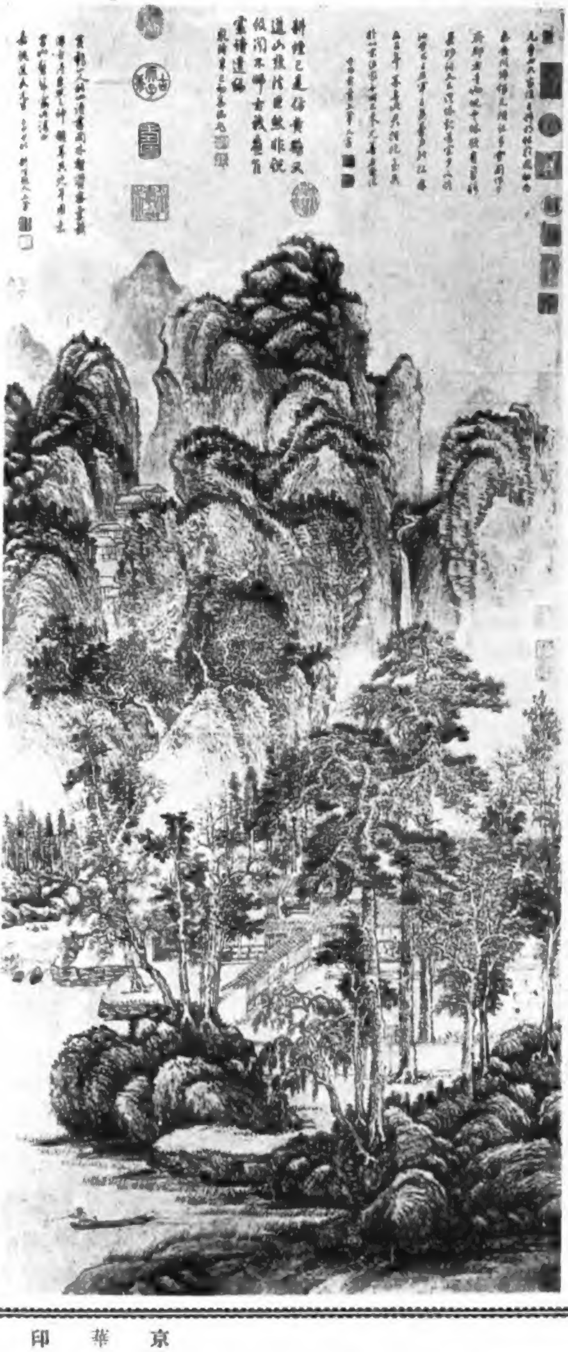
（未完）

明文徵明山水扇



（小傳詳前）

清王翬山水



（小傳詳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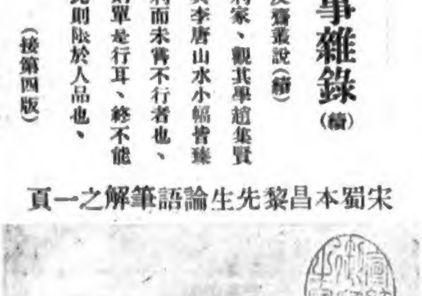
繪事雜錄（續）

四友齋叢說（續）

衡山本利家、觀其學趙集賢設色、與李唐山水小幅皆臻妙、蓋利而未嘗不行者也、戴文進則單是行耳、終不能兼利、此則限於人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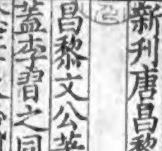
（接第四版）

宋蜀本昌黎先生論語筆解之一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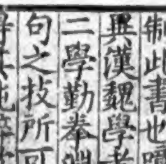
新刊唐昌黎先生論語筆解序
秘書丞許　勃　集
昌黎文公著筆解論語一十卷其間翱曰者蓋李習之同與切磨世所傳習率多訛舛始愈筆大義則示翱翱從而交相明辨非獨韓制此書也噫魯齋之門人所記善言既有同異漢魏學者注集繁闊罕造其精今觀韓李二學勤奉淵微可謂窺聖人之堂奧矣豈章句之技所可究極其旨哉予繕校舊本數家得其純粹欲以廣傳故序以發之

部曲將印之九



鼻紐

部曲將印之十



鼻紐

京華印書局承印

沈石田畫法、從畫巨中來、而於元人四大家之畫、極意臨摹、皆得其三昧、故其匠意高遠、筆墨清潤、而於染宣之際、元氣淋漓、誠所謂詩中有畫、畫中有詩者、昔人謂王維之筆、天機所到、非畫工所能及、余謂石田亦然、

嘉興姚雲東公綬、以甲科爲御史、工詩善畫、喜臨摹、其臨趙松雪王叔明二家畫、墨氣皴染皆妙、間寫梅道人竹石、亦瀟洒可愛、

周東村、名臣、字舜卿、蘇州人、其畫法宋人學馬夏者、若與戴靜菴並驅、則互有所長、未知其果孰先也、亦是院體中一高手、聞唐六如有人求畫、若自己懶於着筆、則倩東村代爲之、容或有此也、

嘗見徐髯仙家有杜古狂所畫雷神一幅、人多一尺許、七八人攢在一處、有持巨斧者、有持火把者、有持霹靂砧者、狀貌皆奇古、略無前所謂秀媚之態、蓋奇作也、髯仙每遇端午或七月十五日、則懸之中堂、每詫客曰、此杜檉居觀川圖也、

養心門前玉璧

陶雲湖、名承、字希學、揚州人、曾中鄉舉、其畫兎子坡草菊花、皆妙艷一時、謂之草聖、若樹石則都是邪氣、不足觀矣、陶朱、射陂外祖、文休承、衡山次子、以歲貢爲湖教官、嘗爲余臨王叔明泉石間齋圖、其皴染清脫、墨氣秀潤、亦何必減黃鶴山樵耶、

王吉山、逢原、是南原參政之子、美才華、能書、初不聞其善畫、嘗見其作松塢高士贈東橋、亦是大設色 乃規模趙集賢者、作大山頭、下有長松數株、一人趺坐其下、雖無畫家蹊徑、然自疎秀可愛、蓋其風韻骨力、出於天成也、

開化時儼號晴川、以焦墨作山水人物、皆可觀、同時徽州有汪海雲亦善畫、墨氣稍不及、其時而畫法近正、是皆不失畫家矩度者也、

（未完）

故宮博物院前後五年經過記（續）

栗亭

李宗侗者、玄伯也、馬裕藻者、幼漁也、原呈係控李宗侗及馬裕藻二人、而玄伯則有清室善後委員會頭銜、幼漁則稱以北京大學教授名義、故舉對幼漁尤嚴重、璧總長召余上堂、詢李馬爲何人、余具告之、璧謂大學教授何可橫行如此、前次制止點查之事、以本部之斡旋而使執政還就了結、則此事必須進行、由司道辦可也、余曰清室善後委員會既係政府承認之正當機關、則此接收點查之事、即係委員會之行爲、馬等則受委員會之委託而爲國家執行公務耳、否則大學教授何以能使軍警聽其率領耶、此與前案係一事、非兩事也、同爲執政府之誤、司中亦殊無法可道、璧曰、然則由君查辦再說、余曰、事實某均了了、不必查也、璧意不懌、執非查辦不可、余知非一時可釋、乃退、翌日乘璧總長未來、先見王次長、以紅格紙約略寫一報告、以當日情形綜之、與王次長亦頗有爭議、而余語亦過直率、王次長埀引誾誾侃侃之道以相規誡、余亦艴然、乃 報告於堂上而退、嗣璧總長來、再召余上堂、則兩長之態度悉轉和緩、璧乃以公文授余、謂此事以全責交君、務令其妥貼而已、斟酌便宜行之何如、余曰諾、乃持原文走謁寅郁先生、先生並邀同訪石曾先生、商定由內務部以此文轉知委員會行查、由會擱置不理、亦不駁、部亦不復再問、執政府倘有質訊、則以業已行查含糊了之、余反命於兩長、無異詞、乃如議函委員會、其文如左、

內務部函辦理清室善後委員會

逕啓者、准 執政府秘書廳函開奉 執政發下、清室內務府呈一件、內稱清室善後委員會李宗侗率領軍警赴房產租庫取去租摺案卷司印等件、及馬裕藻赴文蔭家取去租摺案冊各節、奉 批、摺查還、大學教授何以能率領軍警多人、迫令掌印文蔭家取租摺、馬裕藻不法行爲、當究治其應得之咎、等因、除分行外、抄錄原件函達查照辦理等因到部、相應抄錄原件、函達 貴會查明見覆可也、此致 辦理清室善後委員會、附抄件

中華民國十四年三月二十日 （未完）

景山後觀德殿塑像

本院最新出版物 印書無多 購者從速

宋四家墨寶 本刊以前所登宋四家墨寶現用上等宣紙精印單行本定價每冊大洋九角

沈石田山水冊 此冊即本刊所登沈石田畫冊現用上等綿連紙精印單行本定價大洋九角

名教罪人 此書清宮原藏外無傳本今用上等連史紙精印定價大洋五角

宋人法書 此冊亦本刊現在逐期所登其中宋人墨迹多爲世人所未見者誠希世珍也刻用上等綿連紙精印單行本定價每冊大洋一元五角

史料旬刊 每旬一冊定價大洋四角預定半年十八冊大洋六元五角預定全年三十六冊大洋十二元

淮海居士長短句出版 每部一冊實價八角

本刊第一期至第廿六期合訂本業已成冊 裝潢精雅定價每冊一元五角合訂本內所有各期停止零售成書無多並希注意

本院影印道光朝夷務始末特價出售廣告
本院古物館精拓吉金墨本出售廣告
故宮月刊
嚴從簡殊域周咨錄現